

重庆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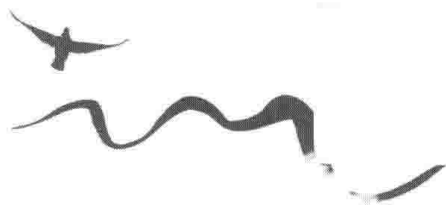
范稳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之眼

CHONGQING
ZHI YAN

范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之眼 / 范稳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29-12151-8

- I. ①重…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6950号

重庆之眼

CHONGQING ZHI YAN

范 稳 著

责任编辑: 别必亮 杨 耘 林 郁

责任校对: 刘小燕

装帧设计: 刘沂鑫 刘 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70mm 1/32 印张: 17 字数: 346千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 000

ISBN 978-7-229-12151-8

定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只要我们还活着，
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
我们死去，
证言留下。

面对历史，范稳有一种罕见的谦敬和诚恳。后来者必须知道自己的小和无知，由此出发，他以清苦的田野劳作努力重建历史的现场，重现人的精神。他的历史小说常常是“笨”的，这是一种饱含历史重量的笨，是大地之笨。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范稳是一位有抱负的小说家。他有一种固执的坚持，去驾驭宏大、深重的题材。悠远的历史，残酷的现实，还有打通历史和现实的人的生存与命运。“大地”、“吾土”是他这种抱负从一开始就立下的难题和雄心。他一定是立下标题再去努力实现的小说家。这一次他聚焦于重庆山城的一段特殊历史，然而“之眼”穿透的，仍然是他一如既往的创作理想：为历史留下证言。在今天，这样的创作抱负尤显宝贵。在弥漫着人间烟火气的土地上，看到英雄前行的身影，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评论家 阎晶明

范稳的长篇新作《重庆之眼》，既是对中

华民族宏大悲壮历史的再现与致敬，又是对历史巨变中个体生命的凝视与抚摸，浩然正气、民族大义与个体灵魂的伤痛并存，爱与恨、实与虚、残酷与诗意、反思与抒情相结合，构成了小说巨大的思想、情感与艺术张力。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评论家 吴义勤

范稳的长篇小说，从《水乳大地》到今天的《重庆之眼》，每一部都有令人洞心骇目的气概。他选取常人难以驾驭的题材，穿透历史与命运的迷雾，直抵信仰与灵魂的彼岸。他在采访上投入的精力和热情，不输给任何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而他在构思和想象中获得的升华，又使他明显超越普通小说家的境界。这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令人惊异的陌生感和现实感、又深切震撼人心的原因。

——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著名评论家 胡平

这是一部向一座勇敢倔强城市致敬的小说，更是向一段不屈光辉历史致敬的颂歌。

对以历史事件为写作资源的作家来说，虚

与实的平衡是个难题。对范稳来说，从历史中再发现，既是抗战文学书写的唯一途径，“也是对遗忘的拒绝和抗争”。

——《文汇报》2017年3月21日

《重庆之眼》让“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终于得到了后续震荡至今的全景式的充分书写。我们不要忽略这部长篇里程碑般的意义——在此之前，由生活于国内的作家创作的大量抗战题材小说，取得的众多成就已有公论，但是抗战中极为严重的蒙难受害大事件，诸如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毒气战与细菌战、重庆无差别大轰炸，我们一直没有集中叙写出哪怕是其中一个，且足以配得上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尊严的杰作。

——《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卷首语”

这部厚重之作试图探讨的主题非常多元，很难一言或几言以蔽。

——《春城晚报》2017年3月27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幕 国破山河在

- | | |
|-------------|-----|
| 1. 狼烟 | 003 |
| 2. 星光照耀下的小草 | 022 |
| 3. 一九三七之夏 | 040 |
| 4. 玄都观里桃千树 | 062 |
| 旧闻录(之一) | 091 |
| 5. 世界主义者 | 094 |

第二幕 城春草木深

- | | |
|------------|-----|
| 6. 岂曰无衣 | 115 |
| 7. 与子同仇 | 139 |
| 8. 前度刘郎今又来 | 152 |
| 9. 打向老师的耳光 | 165 |
| 旧闻录(之二) | 176 |
| 10. 山城之灯 | 180 |

第三幕 感时花溅泪

- | | |
|----------|-----|
| 11. 陪都孤儿 | 197 |
|----------|-----|

旧闻录(之三)	212
12. 空军坟	216
13. 咫尺天涯	233
14. 我本将心向明月	253
15. 落在剧院里的炸弹	266

第四幕 恨别鸟惊心

16. 黑太阳	285
旧闻录(之四)	310
17. 洗罪	314
18. 私奔	334
19. 昔日王谢堂前燕	349
20. 大隧道之殇	361
21. 相助	374
22. 摇篮旁边的坚持	390
23. 守望	406

第五幕 此情可待成追忆

24. 告知函	425
旧闻录(之五)	426
25. “V”	431
26. 组织	446

27. 背叛	461
28. 不死的证言	484
29. 一直在你身边	510
后记 致敬重庆	515

第一幕

国破山河在



1. 狼烟

邓子儒一生也搞不明白，莱特兄弟为什么要发明飞机。天空本来是属于鸟儿的，人飞上了天，就应了中国的那句成语——无法无天。而人一旦失去了天空，比脚踩不到坚实的大地还要慌乱。古人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浩渺宇宙之间，人何其卑微，人生又何其短暂。“风霜何事偏伤物，天地无情亦爱人”，因此，人不能不敬畏天。加之，在邓子儒人生中的某一段时期，他对那些能驾机上天的人心存芥蒂。直到他皓首白头了，每当他仰望重庆的天空时，他都不确定灾难会不会倏然而至。

但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这天，山城灰蒙蒙的天空将给他的家族降下一个财神来，同时也是他第二天的婚礼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上海裕隆纱厂的董事经理罗佑华先生。全面抗战虽

然已经打了快两年了,但重庆还是大后方,人们该过的日子照样要过,该做生意的也照样做。罗经理这次来将授权邓氏家族作为裕隆纱厂在西南棉纱销售的总代理,同时还计划和邓家在重庆新开一家纱厂。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说,和裕隆一合股,我们就是西南地区棉纱业绝对的龙头老大了。

眼下,邓子儒正引颈向东边的天空张望,他的身后站着两个襄理和几个小老么。父亲邓玄远作为重庆码头上“义”字辈“天门堂”的头排袍哥大爷^①正在家里摆流水席,接待前来贺喜的重庆本地甚至远到成都各方码头上的袍哥大爷和英雄好汉。这几天,邓家大院所在的二府衙一带的街巷、茶馆里,随处可见那些享誉江湖的袍哥大爷们。他们大多有隔山打人、坐转乾坤的本事,或乘轿,或迈着器宇轩昂的八字方步,身后跟着二爷、三爷及一溜小老么。他们见面互行“拐子礼”,在茶馆里摆“茶碗阵”,报上各自码头的山名、堂名、香水名以及字辈排序,拱手互称英雄,喝茶指点江山,俨然一场江湖群英会。邓家大院今天更是办起了堂会,既接待各路英雄好汉,也为明天邓家大少爷的大婚预热气氛。一个京戏班子和一个川戏班子轮流献演,还请了“琼楼”舞厅的舞女来助兴,给宾客带来夏威夷风情的西洋舞蹈。本来邓玄远坚决反对地说,政府正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反对奢靡。前个月重庆的面粉大王王老板在陕西街“留春楼”办生日宴,招摇铺张了点,就被路

^① 袍哥组织对外以仁、义、礼、智、信来区分不同社会阶层的帮会。其内部组织又分八个排行等级,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为序号,称之为嗨一排到嗨十排,没有四、七排,嗨一排的为龙头老大,又称大舵爷、总舵把子,其余等而下之,各司其江湖职责。在十排以下,便是众多小老么、兄弟伙了。

人扔了石头，警察不管，报纸上还说风凉话，丢脸丢惨啰。我们请了那么多江湖上的大爷们，已经够招摇的了。但邓子儒说，人家罗经理是大上海来的，“百乐门”里都兴这个的，我们得让客人高兴吧？让码头上的兄弟伙扎在门外，看哪个龟儿子的还敢来臊皮。抗战爆发前邓子儒去过上海，知道一些大上海的洋派。

邓家祖上从一八九一年重庆开埠通商时起，就当洋人在重庆经营的洋纱、烟草、火柴等洋货的买办，同时也兼做票号、酒楼、土产等方面的生意。邓氏家族的产业到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手里时，已经被誉称为“邓半城”了。从商贸、银行、期货、酒店、水运到地产，长江和嘉陵江包裹着的这片树叶状的半岛上，无论是抗战前的上半城或下半城，还是一九三八年后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到处都有邓家的产业。以至于至少有十来个（究竟有多少邓子儒也搞不清）随着国民政府迁来陪都的将军、部长、次长租住着邓家遍布在重庆四处的别墅、老宅。这些房子租也好借也罢，邓玄远有求必应。那年月，衡量一个江湖老大的标准是：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没有不求他办事的人。“邓半城”的传说，就是从邓玄远这一代开始的，既指其产业，也代表邓氏家族在重庆城的影响力。

天空有一层薄薄的雾霭，这在雾都算是个好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远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邓子儒身后的人刚说“来了、来了”，城里就猛然响起尖厉的空袭警报声。这种催命鬼般叫唤的警报重庆人已经不陌生，毕竟在和日本人打仗嘛，但谁也不会当真。去年日本飞机也来轰炸过，只是在郊区乱扔了一通炸弹，重庆城几乎没伤着皮毛。政府也在教导民众一些防空常识，但一般

人认为,日本飞机来了就往自己家的桌子下一躲就是了,大不了再在上面铺几床棉铺盖。

邓子儒焦躁地说:“挨刀的小日本,偏偏这个时候来。”

一个眼尖的小老么说:“少爷,不是日本飞机,是客人的飞机,你看,它落下来了。”

果然,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中型客机伴随着强大的轰鸣降落在珊瑚坝机场。站在邓子儒身边的胡襄理说:“搞防空的那帮龟儿子,草木皆兵。”

客人开始下飞机,显得有些仓促慌乱,因为空袭警报仍在一阵紧似一阵地催命。邓子儒在人群中认出了提着皮箱的罗经理,忙率众迎了上去。邓子儒拱手道:“罗经理,失敬、失敬,可能是防空演习,请海涵、海涵!”

罗经理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对邓子儒拱拱手,又望望天空,说:“重庆搞得比阿拉上海还紧张兮兮的。”

邓子儒不自然地笑笑,说:“偏远之地,人们没见过多大世面,他们把你乘坐的飞机当成日本人的了。罗经理受累了,等哈好好敬上几杯酒,给罗经理压压惊。我们上车,罗经理,请!”

机场上的宪警已经在四处催促人们疏散了,那场面看上去不像是一次演习。一行人刚想上车,地面忽然强烈地震动起来。许多年后,邓子儒在向人叙说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的轰炸时,还说自己也没有搞醒豁来自空中的轰炸为什么会大地像擂起的大鼓,而人就是那鼓面上的蚂蚁。在那一天,山城重庆的天空瞬间就发生了转换,日本飞机乌云一般遮蔽了重庆的天空,紧跟着就

是冰雹一般砸来的炸弹、燃烧弹了。

他们被警察赶进机场旁边的一个小防空洞里，感觉重庆城正在被炸成一个筛子，而无辜的人们纷纷往筛眼里掉，那下面就是死亡，是烈火熊熊燃烧的地狱。邓子儒用身子护着罗经理，洞顶震落的沙土落满了他的肩，一个小兄弟不断为他掸去尘土。邓子儒猛然醒悟过来：“糟了，家里还不晓得咋个样了，你们赶快回去！”

胡襄理带了两个小老幺想往洞子外面走，但警察封住了洞口，谁也不让出去。邓子儒这时才感到害怕，更让他心里发凉的是：这么大的轰炸，新娘蔺珮瑶平安吗？她的家在江北，不知道那边挨炸没有。他没心思顾及罗经理了，跑到洞口那边张望。几个警察手挽手把守在那里，邓子儒本想出点钱疏通一下，但看到外面浓烟遮天蔽日——那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景象，他的心就像掉到了冰水里。

全民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并将之定为陪都。重庆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城市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举足轻重，是腥风血雨的战争中最后的庇护地。南京沦陷了，我们还有重庆，重庆不沉到长江里去，抗战就有希望。但在这场大灾难降临之前，世代代在山城的坡坡坎坎上因陋就简、见缝插针地搭建吊脚楼式房屋的重庆百姓还认为，自己这破败不堪的木头房子哪值得日本人开着飞机来炸哦。一颗炸弹多少钱？开一次飞机又要背多少油（背油即浪费的意思）？那日本人是方脑壳（形容人木头木脑、愚蠢）唻？他们怕莫得那么哈（傻）。老百姓这么想也就罢了，连北方的一个大军阀在一次演讲中也说，日本飞机扔炸弹怕